

澳洲行脚

趙淑敏

國際中小企業會議掠影

簽證問題東拉西扯

赴澳洲墨爾本參加國際中小企業大會，幾經周折，到底還是成行了。去年（六十九年）過了十一月十二日的假期，再向航空公司探聽消息，仍是杳無音信，我乃主張由出售機票的國泰航空公司主管出面催問。他去辦交涉，航空公司方面最初還不願意，因為遠東旅行社新到職的女孩子經驗不足，按旅行日程必須購買國泰的票，却把護照送交澳航代辦簽證。如此澳航雖不特別故意扯腿，却不甚熱心。若不是有學生肯於代服其勞，連探詢真實消息也不可能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國泰當局便不肯碰釘子。可是來回全機票都買的他們的，代辦簽證事務，應是義務也是責任，不找他們又找誰？但話却不能這樣講，不論理只講情，請他們代向澳航交涉。澳航主管提了種種條件，總算買了國泰的面子，允許代為向香港方面電詢，說至遲次日中午可得回信。

爲了等待澳洲的簽證，確然折磨死人，先是一天一天地等，後是一小時一小時的盼。其餘幾位具官方身份的代表均已取得，我們這兩個純然

不具色彩的人物却遭到刁難，最先送進去，可是遲不見回來。直至十四日上午十一點才獲通知，簽證已到。於是立刻整裝出動，先至旅行社取回護照，再通知銀行的學生決定三時以前去結匯，請他等候。結匯完畢趕着買旅行保險，並辦一些瑣碎的事情，然後儘速回家，將家務交代分配給三個孩子，並且正式打整行裝——我是喜歡計劃的人，對於行李已略有準備。也就因已做過最壞的打算——去不成，或者像別人一樣，上午取得簽證下午成行——所以許多事務都已安排妥當，就待東裝出發。會後在雪梨旅館巧遇教育部次長高銘輝等一行，他們確然嚐到了拿上午簽證傍晚登機的滋味。可是高次長、施廳長、王司長、林校長皆是「長」字號的人士，他和我則無任何官方身份，不該遭到這等困擾。有人說他的職業欄填了「政治大學教授」，政治二字害了我們，人家還以爲是要到澳洲去搞活動的政治販子，真是冤哉枉也。

由此可見國民外交真不好做。事實上阻撓之力不僅來自無邦交國家的歧視，也來自國內的相關方面。這項國際中小企業大會每年召開一次，

由政府主管官員、業者代表、專家學者各佔三分之一組成。也就因此，外子前數年蒙教育部邀派以學者身份參加，窮教書的出人却出不起錢，而且順理成章的由核派機構給予旅費支援出席。可是教育部主事者的「見解」忽然變了，認定中小企業會議與學術無關，遂於上層主管鼓勵爭取參與機會的言詞猶在耳際之時，却托詞不肯依例支助。但是由於今年會議規模縮小，大會方面認爲臺灣地方小，僅給予五至六名的代表配額，到了非去不可的節骨眼上便不能說不去。不言大會主席佛克(E. Eugene Falk)先生兩度致函邀請，就論已佔了名額這一點，便不能打退堂鼓。因而他成了唯一代表國家開會，却買觀光旅遊廉價票的可憐人。我一向用自己的稿酬出國旅行，凡事不能不打經濟算盤，買限制重重的旅遊票是應該的，他也跟我這個「附件」一樣買觀光票，真是很具諷刺性的「新聞」。難怪新加坡的一位女性代表聽說他係全自費出席會議會大吃一驚。

國際中小企業會議(ISSB)，第七屆大會，今年在墨爾本召開。因爲得好友丹扉等的慫恿，原擬與他們組團赴日韓小遊，手續辦好了，

計劃却改變了，遂臨時決定和他做澳洲遊。這是我向來不肯的事，我從前曾堅持不攜同孩子一道，絕不同乘一架飛機，要出國必留一人在家。可是這次孩子們則極力主張再三要求我與他同行，就是這樣才向大會註冊有眷屬同時赴會。他以為我涓滴自費隨團前往，在數十國參加的大會內讓別人看一看現代中國婦女的形象，對國家是有多利而無一害的。他則沒料到他自己竟得打腫臉充胖子，把集下的外快——稿費、閱卷費、審查費花用一空來跑這趟澳洲。

墨爾本旅館服務好

大會的會場設在墨爾本的希爾頓，根據大會的資料，推薦四家旅館，依序為 Hilton, Southern Cross, Noah's Hotel Melbourne, Victoria，為一開會方便，也為了國家的體面，我們訂的是希爾頓。兩人也為這次旅行先決定了一個原則，人家看得到有關國家顏面的方面，要絕不遜於其他各國代表；別人見不到的，則竭力節省。因之我們吃最簡單的飯；自己洗一切衣服；少參加須在註冊費包括項下另外付費的旅遊節目；不買任何可以不買的東西。所幸經由大會安排，頂貴的希爾頓打了大折扣，否則真住不起。打過折後比 Southern Cross 每天也只貴四塊澳幣，但可省時間與車錢。說來不足為「外」人道，我們的第一個省錢事例，則是十七日晨以飛機上帶下來未吃完的忌士、餅乾加上旅館房間內預備的茶和咖啡，做了到墨爾本的第一頓早餐，兩個人共省下八元澳幣。當然，說來也堪憐，

八元澳幣只夠兩客大陸式的早餐，在澳洲什麼也不好幹。

說到住旅館，以前到美國旅行時，除了住妹妹和朋友家，住的都是小旅館；到歐洲則大小旅館都住過，但是皆不如澳洲的旅館那樣讓人感到賓至如歸。侍者無事絕不來擾人；每間客房都預備了一把電壺可供燒開水，備好茶、咖啡、奶精、砂糖，任客人按個人習慣烹茶解乏，希爾頓是無限供應，見客人喝得多就補充得多，後來至奧伯瑞 (Albury)、坎培拉 (Canberra)、雪梨住的旅館雖非無限供應却不虞匱乏。就如希爾頓這樣的大旅館，並也允許顧客自己洗衣燙衣，客人可向房間服務部門借熨斗，讀服務說明就知道，然而洗澡盆上可牽出一條掛衣線這件事却未注意到。我洗了衣服，用帶去的衣架掛在簾幕軸上，俟傍晚回房間一看，則見洗澡盆上從牆左到牆右牽好了一條細繩，我湊上去細看看文字說明，方知那看來像電鈴的東西，原是一條可拉出可彈回的晾衣繩。熱飲、洗衣這兩項加起來就可節省不少費用，不能不說設想週到。我們也去過 Southern Cross，事實上看來比希爾頓還要漂亮，而且座落在鬧市，離「唐人街」僅數百步之遙，吃吃喝喝休閒散心，比希爾頓方便不少，故而識途老馬都訂的那所旅館。可是外子和我並不後悔，既是去開會，當以便利開會為是。大會的一切活動皆以希爾頓為集合出發點，其有利處到最後一日的午間節目完畢，由「春裝」趕換「冬裝」參加晚上飛利浦島海濱看企鵝遊行、及次日早晨登程赴奧伯瑞即可領略。陳再來先生為了這

兩項節目，不得不臨時換旅館，結果由於是個人安排，他一個單人房間比我們的雙人房尚要多付十元澳幣。

天氣資料欲冷還熱

國際中小企業會議 (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mall Business) 已經第七屆了，會中所認定的 Small Business，實際上除如中國鋼鐵廠、造船廠，臺灣膠膠公司之類的企業以外的企業機構都包括在內。開會的內容因為隔行則不會過問，前歲是在西柏林召開的，當時澳洲代表就曾表示由於場地設備的有限，規模不能太大，僅能邀三百位外國代表，為此中華民國的臺灣只預請五六位，於是六十九年僅有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劉今程、經濟部工業局長長庚德麟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王覺民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李洪熬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總經理陳再來、政治大學教授前商學院院長魯傳鼎六位先生應邀參加，我是以魯傳鼎的眷屬隨行。大會方面規定，眷屬應參加的有開幕閉幕兩次大會、維多利亞州議會的酒會、會方大宴、惜別餐會等節目。此外尚安排了許多旅遊參觀的活動，反正先生不閒着，太太小姐（有人不帶太太帶女兒）也都不閒着。外子除了出席大會，則參加「訓練與教育」組的分組討論。令人扼腕的是大會當局對臺灣仍有歧視，邀請日、韓甚至印尼、奈及利亞代表提論文或任評論員，則未曾邀請我們。不似一九七七年韓國開會時，臺灣的中華民國方面特請外子提出論文討論，十分禮重。以至

傳說有人回來自行印發了文章到處送朋友，表示曾經在漢城有「成績展覽」。人在國外的行動，國內人不知道，僅曉得有那麼回事，誰也不知道誰做的。外子雖禁止我說，我却覺得是新儒林外史上的好故事。

外子和我十五日成行，十六日到達，結果被大會給的資料整了一傢伙。資料上說墨爾本的天氣經常是十一·四度至二十四度，未料到一下飛機竟是三十幾度。從熱地方來的雖不怕熱，則覺衣服帶錯了。十六日下午尚有餘暇，由乾親家廖增強兄陪同看看植物園和藝術館，那是私人活動，按下不表。正式的會議是從次日十七日開始的。到達日當晚在街上轉轉，回到旅館，大會言可接受報到，但有些辦事人員已走了。主管該部門的人則言，沒有關係，一切資料先拿走，他簽字擔保，因而就算報到了。未想到這種人情味却害了我們後來多生出許多麻煩。

既算是報過到了，十七日上午外子就臨時買了票和我一起參加遊城與至郊外丹得能山 (Mt. Dandenong) 的節目。回來之後倉促地到樓下餐廳吃了午餐，即回房換裝，把便裝換下，穿上「五點鐘以後的服裝」。因為三點的開幕式以後，緊接着就是維多利亞州議會的酒會，規定女士一定要穿五點以後的服裝。為此，我不得不在開幕典禮上就穿上我的長旗袍。配合大會的節目，這次我帶了兩件長旗袍，其一是件淺粉色韓國絲發亮的，留在大會晚宴時穿；另一件乃是不到兩百元臺幣所買淡橘紅色針織料裁製的，在酒會中穿着。下了樓就有點懊悔，頗引人注目，叫人不

自在。酒會中，三數名小日本兒幾杯酒下肚，就要和我們一起照像，還告訴外子說跟他共影是爲了拍他太太的照片。不知一些澳洲企業界的先生及主管經濟方面的官員圍着我談個不休，是不是因爲我特殊的服裝。其實那是一件無花無飾比普通旗袍長一截的衣服而已。開幕典禮與一般大會開幕相同，就是有一點特別，澳洲雖爲民主國家，則仍以英國女王爲元首，故而對女王的代表總督尊敬之至。大會一開始，奏樂、全體肅立，靜候大會主席佛克先生引着州長夫婦、總督夫婦進場，總督身後還跟着副官秘書各一，待伊等在台上坐定，大家方就座開會如儀。

意外的麻煩與困擾

也許歐西社會與中國畢竟不同，沒有把眷屬當成累贅，除了不參加開會，其他權利樣樣相同，倘若願旁聽開會也悉聽尊便。一位菲律賓女企業家以眷屬身份邀我同去旁聽，我因隔行無興趣沒去。第二天大會給我們安排的是赴 Healesville-Montsalvat 兩處地方參觀。前者是看野生動物園，後者爲一澳洲藝術家的物業。按理說都是很有意思的節目，但是因爲上車後旅遊負責人向我索取旅遊券我沒有，使我感到失面子，心中很窩囊，情緒大壞，便覺得沒勁兒。一位印尼代表 Dr. Mologina 的太太與那位非籍女企業家均告訴我，註冊後會發一個信封，一切東西都在其內，我則未取得那信封，因此心裡惦着要回旅館找大會秘書處交涉，所以無論看動物、看畫、看風景全無心緒。回到希爾頓本想找外子跟他

們論理，但看看再有半小時就下班，找不到他的人等不得他，就直接去了。最後弄明白，原來因爲匯率的關係，我們的註冊費尚欠了點零頭，賬沒結清楚，遂未拿到那個重要的信封。經我說明，他們把大信封給我，讓我轉告外子次日去結賬。取得那信封，第一件事是找到向我要票的人，把旅遊券給他。第二件事便是「抓人」。看看離結束開會的時間不多了，會場找不到乃取了鑰匙回房間，房門偏又開不開，侍者隨同一看，說室內有人門鎖了，鑰匙才插不進，更令我火冒三丈。敲開房門，原來他開會開累了，回房休息了。我把前因後果一說，再把信封的東西倒出一看，一團糟，叫他立刻整裝下樓去交涉。虧得這一去，才把事情弄明白，要退很多多買的券票。加加減減，補了十八元，十足領教了歐西人士算賬的笨拙。由此事了解「君子行不由徑」的道理，以爲是優待的捷徑，却增出許多麻煩。

彷彿女人就愛買東西，大會特別安排一次 Shopping Tour，排在十九日上午。先去 Jam Factory，是一處綜合性的商場，看夠了歐美的大購物中心，不覺得有什麼特點。不過該商場主事人蠻富人情味，除了每人請一杯茶，臨走還一人送一份小禮物。後一個目的倒是我感興趣的，因爲我受命替姐姐買一隻 OPAL 戒指。可是留下的時間不多，待店主先講述星光石開採琢磨的過程，再慌慌忙忙看了一遍，不容仔細挑選。事實上也不必仔細挑，得辜負那些日本店員的努力推銷，姐姐所限定的價錢很難買到一隻品質好又非合成石的戒指。我到底還買到一隻，品質不壞

，可是太小。結果浩浩蕩蕩一羣人，仍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。到了雪梨，經行家鑑定，我買得便宜許多，心中稍感快慰。中午原應赴 Fitzroy Garden 吃午飯，但是寧願赴乾親家增強嫂在墨爾本大學的約會。在她任教的學校吃學校餐廳的飯，並參觀一下她的學校。ISSB 與會的人太多，沒有場所可供全體人員吃飯，祇好在希爾頓對街的 Fitzroy Garden 搭起大帳篷來開飯，但我不是參加 Tour 就是有約會或招待，那裡的飯一頓也沒吃過。

官式宴會呆板無趣

有些飯好吃，有些飯不好吃，十九日晚在國家藝術館大廳的大宴，那餐飯吃得真沒意思。每桌都點着蠟燭，鋪着潔白的桌布，奏着音樂，侍者如雲，參加宴會的男士都整齊了許多，女士皆盛妝打扮，連說穿戴印尼正式服裝太費事費時的 Mokoginta 太太和她的姐姐，也都梳起了頭，穿上了印尼國服，我也把韓國緞旗袍穿起。除了一些言語完全無法交通的日本男男女女，被單設兩桌，像平時一樣與大眾隔離，其他都打散了混坐一桌。我們這桌有菲律賓的卡洛斯夫婦，兩人全是銀行家；兩位澳洲人以及南非的投資銀行總經理潘效先生 (Mr. M. G. Pentz) 和他的助手奧托先生。南非的代表與我們本來就友善，潘效先生與外子隣座談得更投契。但是我與其他入談着無深內容的應酬話實在很沒味兒，尤其碰上那位惜言如金的卡洛斯先生。這樣弄上三四個鐘頭，格外累人，菜雖不錯，胃口缺缺。榮譽席上，

除了大會主席、州長、聯邦的資源工商部長（應邀演說）、加拿大代表（下屆地主國）外，前會長，還有日韓兩國碩彥各一。為大會主席團之一，我國的代表劉今程先生雖然儀表風度最為出眾，活動力也強，亦未邀入席；國內新聞所發表為團長的虞局長，開幕典禮未趕到，大宴則參加了，也未被請入榮譽席，令人不無感慨。不過比起黑人的景況又不知好上許多，那位奈及利亞的黑博士和他粗鄙的白太太、灰娃娃被所有的代表隔離，常常一家三口孤立在一隅，看着十分落寞，他還是 Speaker 呢！

二十日是大會最後的一天，十一點閉幕典禮。原來還想一個人出去跑跑，但是想想有兩個箱子要理，自十時半咖啡時間一過到深夜再無空暇，次日一早又要坐車北上，乾脆留在房間整理東西算了。依日程，從借別餐會的地方回來上車赴飛利浦島離時間迫促，想了又想，仍然未穿着「路衣」去赴會。幸虧有此一考慮，的確無人穿着長褲短打參加閉幕典禮與借別餐會。出席閉幕典禮的人不如開幕禮的茂盛，有的人提前回國了，有的人逛街去了，洋人同樣也會有假開會之名，具觀光之實的做法。會一開始除了起立致敬迎候州長那一套，就是不停地講話。先是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多數黨領袖邀請大家至加拿大開會，言語十分風趣，六十八年地主國西德的大會主席又講話，前會長鮑爾博士 (Dr. Reed Powell) 當然也得講，然後佛克先生一個個的謝，使得我的注意力實在無法集中，自己在胡思亂想。有一次見人起立我差點也站起來，定神一聽，才知被感

謝的人才起立接受大家鼓掌。佛克先生在台上週到地謝個不停，劉今程先生看着手錶讀秒，直到司儀說禮成，立刻衝出會場，上樓取行李往飛機場奔。不知佛克先生就誤了劉先生的飛機沒有。

典禮完畢，請大家坐電車至 William

Angliss College 參加借別餐敘。坐電車是因爲墨爾本的人對他們的 Tram 很驕傲，要大家試試。而這所學院是一所培養旅館、觀光人才的學校，其中的課程連屠宰都包括在內。這個餐會的菜餚之精美可稱空前，在墨爾本的一段時間，發現澳洲人的烹飪技術比歐美人士好多了，我最不好吃的都要說滿意，但最好的一頓則是在 William Angliss College。那是一次成功的成績表演，男女學生穿上白衣戴上白帽，佈菜（女孩不戴帽子）切肉，侍應菜餚飲料。僅僅一樣前菜就把我填了八成飽，所以正菜完全無法吃，就等着吃甜食。各色尾食羅列長桌，到時讓人眼花撩亂，不知吃那一樣好。像我這多一口都不肯吃的人，忍不住仍多嚐了一小角澳洲人的代表點心。餐後請我們參觀學校，其實不必參觀，僅只這一個盛大的餐會，已使人對他們的學校有了相當的認識。餐會時不設座位，每人端着盤子邊談邊吃。我以為這法子比正式的宴會好多了，可以多與些人交談。像南非的銀行家潘效先生已經稔熟，該替他聯繫的人也聯繫過了，就不再多接談，借機多認識些人。有位西德的企業家請外子代他洽詢他所需的物資，不一會兒他又拉來一位西德議員，塞了一張片子給外子，請他同臺北代爲向谷正綱先生問候。諸如此類，要做民間外交，這才

是機會，強似排排坐動也不能動，僅與少數幾人應酬。

世態炎涼須圖自強

會後的飛利浦島看企鵝，坐了那麼久的車，吹着冷風等企鵝上岸，實在沒什麼意思，也不過是企鵝排隊回家而已。從 Albury-Wodonga 至 Canberra 到雪梨的旅程，也看到點東西，那得用另外一個題目來談了，不消贅述。綜思參加這次大會在我個人雖是花去了將近一年的稿費，還是值得的。廣見聞得新知豈能不付學費？獲得一些新朋友，讓紅黃白黑頭髮的各色人等看看中國女子的「新形象」，那則為副產品，不敢大言不慚說做了國民外交。外子雖然被人擺了一道，整了冤枉吃了啞吧虧，能替多難的國家盡點力，也算值得了。

在這種幾十國聚於一堂的國際小社會，世態冷暖最易查覺。其中南非、加拿大、澳洲以及亞洲各國代表見了面最親切友善。尤其是南非，幾位先生由潘茲先生處得知小兒搜集錢幣，分別前巴巴地趕着把一些錢幣送交我們。重複的皆捐給政大國際貨幣博物館了。美國代表也很熱情，來過臺灣與政大的前會長鮑爾博士，見了更為親熱。可是我並不喜歡他，總覺他皮笑肉不笑缺乏誠意。他偏說他見過我，他不知道我們中華民國的規矩，妻子乃是「家裏的動物」，社交公宴都是不帶太太的，我真沒見過他。這次他被捧下了會長的寶座，不知是不是他笑來看着「官式」的緣故。生活在臺灣的中國人，往往以為美國就足代

表一切西洋強國，殊不知西歐澳洲等地的洋人根本就不把美國人當回事。如果美國佬要不識時務，趾高氣揚，他們就會好好修理他。但是要得那些歐洲「踐」國的認同，看來也不容易，恐怕得國民好好表現，國家富強，得到徹底由衷的承認才行。

澳洲這個國家偏處南太平洋，得天獨厚，人民不必努力奮鬥，有很高的效率，也可以豐衣足

食，路不拾遺，居民遊客走在路上心安意泰，令人羨慕。但是也叫人為他們憂慮，這樣的國家假如一旦碰上橫逆外患，恐怕是沒有什麼抵抗力的。我們去時正趕上鐵路罷工，增加了不少不便。各業罷工頻頻，既影響人民生活，又影響物價經濟。何時能在尊崇傳統形式與前進的地方權重的民主間，取得和諧的平衡，曉得珍惜所有發揚光大，澳洲的國威國力定能更上一層。

台灣土地銀行

竭誠為您服務！

歡迎大家存款儲蓄 協助大家生產致富

存款利息優厚
放款手續簡便
辦理各種匯款
代客買賣證券
分行遍佈全省
敬請光臨指教

台灣土地銀行

總行：台北市北門路四十六號
電話：三三三—五七一（十線）

澳洲行脚

插圖



上圖：作者趙淑敏偕夫婿魯傳鼎（左）與大會主席佛克（中）合影。
中圖：作者（中）與澳洲的兩位企業官員晤談。
下圖：左起魯傳鼎、劉今程、王覺民、陳再來、李洪鰲合影。